

梁羽生著

8021

慧劍心魔

(五)



香港 偉青書店 出版



梁羽生

慧劍心魔



著者：梁 羽 生

出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（第九集）

第三十三回

欲避強胡非善策
終須豪傑逐狼兵

三

第三十四回

喜見英雄能伏虎
驚聞女主陷魔宮

二九

第三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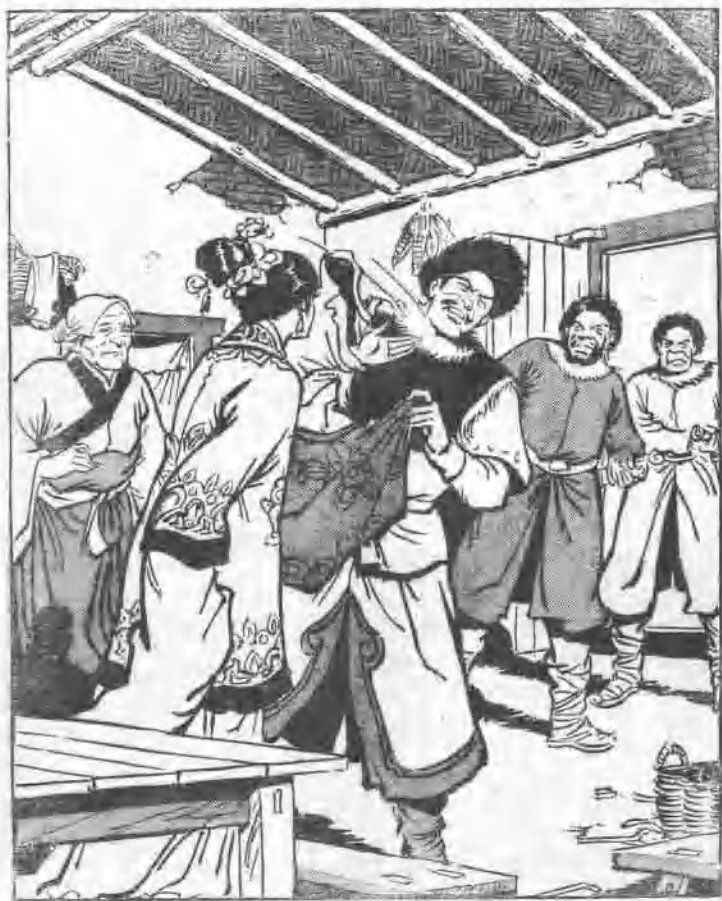
氣壯山河驅暴虜
光輝日月頌英雄

五三

第三十六回

大野鑒兵戈指日
深宮血戰劍如虹

八七



左刺花驀地把鐵凝蒙着頭面的紅羅帕扯下，鐵凝反手擱了他一記重重的耳光。

第三十三回

欲避強胡非善策
終須豪傑逐狼兵

老大嫗道：「我們本來是劍州人氏，三十年前，爲了躲避安史之亂，逃到此地的。我當家的名叫陳元貴，早已去世，留下一子一女，這丫頭叫鳳英，她的哥哥叫鳳豪，家中不幸出了這件事情，我叫他、叫他上山去了。」說至此處，眼角沁出淚珠。

鐵凝道：「老大嫗，別難過。是怎樣的一件事情，說出來大家合計合計。」

老大嫗拭乾眼淚，說道：「回紇入侵師陀之後，我年紀老邁，走不動，叫他們跟隨義軍上山，他們不肯拋下我，決意留在家中與我相依爲命。噫，這就禍事來了。」

我這鳳丫頭長得還算端正，也會一手女紅，曾有許多人家前來提親，我都不肯許允。不料駐在我們這一「旗」（行政區劃的一個單位，相當於縣）的回紇軍都統名叫左刺花的，竟然看上了我的鳳丫頭，前天派人提親，說是提親，其實乃是強迫。他派來了一隊官兵，強行放下了三牲酒禮，不容我說半個不字，就定了三日之後，要來抬人。」

鐵凝說道：「那不就是明天了？」

老大娘道：「可不是嗎？所以他們今日又派了兩個人來，說是我們不像辦喜事的樣子，一定要給我們強行結綵披紅。」

鐵凝怒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好，這事情我是管定了了！老大娘，我有個主意。明天你裝作歡天喜地的樣子，設酒席，辦喜事，等候他們抬轎。」

老大娘道：「你真要我把我女兒嫁出去？」心裏想道：「要是這樣，何必你說？這算是什麼好主意？」

鐵凝笑道：「不，是我代你的女兒出嫁！」

老大娘怔了一怔，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說道：「什麼，你代我的女兒出嫁？這怎麼可行！」

鐵凝道：「怎不可行？他們把我抬走之後，你們母女立即出走，這位農大哥可以保護你們上山。」

老大娘道：「但是你呢？」

鐵凝道：「這你不用管了，我自會辦法脫身。」原來她打定了主意，待那一心想做新郎的左刺花要和她飲「交杯酒」之時，就出其不意的將他活擒，拿爲人質，殺出回紇軍營，否則至少也要殺他一個落花流水。

老大娘流淚說道：「好姑娘，你一片菩薩心腸，我母女是非常感激。但此計決不可行，我不能夠害你！」

鐵凝道：「我也打定主意了，不行也得行。我總比你的女兒多會一點武藝，老實說，區區一個回紇都統，還不在我的眼中。」

那老大娘忽道：「姑娘，我也說老實話吧，我另有辦法，可以不用你們幫忙。」

鐵凝半信半疑，說道：「你們當真另有辦法，那你何不早說？」

老大娘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兒鳳豪已經上山找義軍去了。那日出事之後，他馬上就離開家裏的。」

鐵凝喜出望外，心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想不到在這裏却得到了義軍的消息。」連忙問道：「義軍離此多遠，可趕得及明天來到麼？」

老大娘道：「這個，這個，嗯，我看是趕得——」一個「及」字未曾出口，她的女兒已插口道：「娘，我就是害怕他們明天趕不及。」

鐵凝道：「我留在這裏伴你們母女，你們告訴我義軍的所在，我叫展大哥去找尋他的，他的馬快，數百里之內，一日可以來回。」

老大娘道：「義軍藏在山上，外人很難找到。我也不知道他們的所在的。小兒認得

他們的人，容易找些，不過，那也是撞撞運氣罷了。」老大娘因為女兒已經說了實話，所以也不能不說實話了。

陳鳳英道：「我的哥哥已經去了兩天，假如找得着義軍，明天是可以趕回來的。假如找不着的話，這位展大哥的馬雖然快，也是沒有用的。又纔許展大哥一到就立即找着，那也是明天的事情了。明天午時，回紇獸兵就要來我們家裏，半天之內，義軍也還是不能趕來。不過，你們也不用費心，大不了我是一死而已。」這個小姑娘比她母親爽快得多，頗有幾分豪闊氣概。

鐵凝說道：「好吧，那麼展大哥你也留下來，咱們還是按照原來的計劃。我冒充陳家妹子出嫁，你冒充我的哥哥。明日相機行事。」

老大娘心裏其實也是害怕義軍明日不能趕到，見他們如此熱心幫忙，也就不再推辭了。當下說道：「兩位高義靈天，請受老身一拜。」鐵凝將她扶起，說道：「我們正要來找那些回紇軍官的晦氣的，既然恰巧碰上了你們這檔事，我們也就正好施展身手，算不了什麼。倒是以後我們還得仰仗令郎帶我們去找義軍呢。」鐵凝心想一個小地方的回紇駐軍能有多大作為，因此根本就不拿來當作一回事。於是這件事情也就這樣說定了。

展伯承却是有點懷疑，心裏想道：「回紇駐軍的統領看上一個農家女子，乾脆搶了

就是。何以却要來什麼納聘、迎親這一套？讓她們多出主天的時間可以去請義軍，莫非其中有什麼陰謀？」但他既然決定了要幫這家母女，也就不管那個面乾統領有的什麼陰謀了。

這一晚鐵凝和這農家姑娘連床夜語，聽她說了許多回乾兵殘暴虐民之事，也聽到了許多義軍抗暴的英雄事蹟。聽得鐵凝熱血沸騰，不知不覺，東方色白。

日上三竿，陳鳳英的哥哥還沒有回來，當然也沒有義軍的踪跡。於是他們就按照原來的計劃進行，鐵凝扮作「新娘」，因為這家人最是漢人，就按照漢人的風俗，把一塊紅羅帕蒙了頭面，鐵凝笑道：「幸亏你們是漢人，可以用羅帕蒙頭，要不然就難以混過去了。眼部放鬆一些，讓我可以看得點光。唉，真是悶氣，等下我非把那個什麼回乾都統刺兩個窟窿不可，刺他兩個窟窿，才能洩一洩氣。」

展伯承換上老大娘兒子的衣裳，冒充新娘子的哥哥。說道：「老媽媽，你裝病躲在裏面房間，不要出來。待回乾兵抬走了新娘之後，我保護你們逃走。」老大娘忐忑不安，說道：「要是給他們看破了呢？」展伯承道：「那我就和鐵姑娘將他們殺個一乾二淨，決不能讓他們傷害了你們母女。」

剛剛打扮齊整，只聽得鼓樂聲喧，蹄聲得得，一隊回乾騎兵已經來到，在他們的長

官率領之下，耀武揚威的前來迎親。

這時大門還是關着的，老大娘從門縫裏望出去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那個回紇都統左、左刺花竟然親自來了，還帶了這麼多人來，這、這可怎麼是好？」左刺花在攻佔這個地方的時候，曾經來過這個村子，屠殺過村子裏的人，是以老大娘認得他。

展伯承也大大吃了一驚。不過，他的吃驚却不是爲了害怕左刺花，而是因爲有三個他所認得的人，出乎他的意外，竟然陪同左刺花來此迎親。這三個人，一個是魏博黑道上的獨行大盜帥萬雄，還有兩個則是豹子崗的班氏兄弟，號稱「兩槍三刀雙豹子」的班彪和班冲。這三個人就是那次在魏博道上截他們的寶車，和他們交過手的。這三個人倘單打獨鬥，展伯承都不會輸給他們，但如今他們是三人一起，展伯承和鐵凝聯手，也沒有把握勝得他們三人，何況還有左刺花帶領的一隊騎兵？

原來左刺花定三日之後才來迎親，確是別有用心。他要消滅這個地方的義軍，却找不到義軍的藏匿之所。但他接到密報，知道陳鳳英的哥哥陳鳳豪和當地義軍的首領是同一個村子的好朋友，因此就定下了這「一石二鳥」之計，預計陳鳳豪必將請義軍來保護他的妹子，他就可以趁機消滅義軍了。假如義軍不來的話，陳家這個姑娘容貌不俗，他也樂得多討一房妻妾。所以說這是「一石二鳥」之計。

帥萬雄和班氏兄弟則是竇元將他們招來師陀的，竇元依附回紇，同時他自己也在招兵買馬，聚集綠林敗類，擴充自己的實力，癡心妄想將來替回紇打下大唐的江山，他可以劃地封王。他招來的綠林敗類，除了帥萬雄和班氏兄弟之外，還有沙鐵山、卜仇天等人。但沙鐵二人因為武功高強，較受重用，留在師陀京城，擔當回紇軍職。次一等的帥萬雄和班氏兄弟，則分發到陳家所在的這一「旗」，協助回紇駐軍的將領左刺花鎮壓百姓。他們的本領雖然較次一等，但也曾是綠林的一方之雄，武功之高，也要勝過回紇駐軍中的武士。左刺花倚仗他們為左右手，這次他之所以敢於設計妄圖「誘殲」義軍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他自恃軍中有這三個高手，可以穩操勝卷。

且說展伯承在門縫張望出去，看見帥萬雄和班氏兄弟等人，心中暗暗吃驚。但鐵凝蒙着羅帕，却是看不見外間人物。她從老大娘的口中知道是回紇的指揮官左刺花親來「迎親」，笑道：「這斷來得正好，省得我要到他的軍營中去走一遭了。我巴不得他來，你們害怕什麼？」

展伯承無暇和鐵凝細說，左刺花那一隊人已到門前，他的副將替他拍門，哈哈笑道：「你們天大的面子，我們的官長親臨接親來了，你們還不快快開門！」

展伯承悄聲說道：「不必驚慌，依計行事。」將陳大娘母女推入後房，他自己隨手

掏了一把煤灰，往面上塗抹，登時變了一個黑炭頭。

那副將一脚將板門踢開，看見只有一個「新娘子」和一個「黑炭頭」在內，副將不覺笑道：「恭喜大人，你看你的新娘子已經急不及待，裝扮好了，在這兒等着你呢。」左刺花却是有點失望，說道：「他們沒膽請來叛軍，咱們今日撲了個空了。」副將笑道：「那也野嘅，省得大動干戈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大人便討了一房姬妾，這也正是大人的福氣啊！」

左刺花哈哈一笑，大踏步走入屋內。跟着他進去的有他的副將和帥萬雄、班氏兄弟等一共五人，農家的房子當然不會怎樣寬敞，屋中間又擺了一桌酒席，所餘地方無多，連同展鐵在內，這廳堂裏擠了七個人，已有人滿之患，那一大隊圍紇騎兵環立門外。

左刺花道：「老媽媽呢？」副將插科打諢道：「怎不出來見見新女婿啊？」展伯承故意嘶啞着聲音道：「我媽病了。長官請用酒菜。」左刺花道：「你就是我的大舅子嗎？好，你準備送親吧。酒菜是不必用了。」他見展伯承一副醜態的樣子，怎樣吃他的酒菜。

左刺花心想：「密探說陳鳳臺私通叛軍，我只道他是個精悍的小伙子，誰知是這麼一個窩囊廢，好，我誘他到了軍營，便可迫他供出叛軍的所在了。」

展伯承心想：「我此時切不可露出破綻，待帥萬雄這些人戒備稍鬆，才可以乘機將這賊官拿爲人質。」他和鐵凝是定有暗號的，此時悄悄的碰了鐵凝一下，示意叫她不可立即動手。鐵凝大惑不解，心想：「展大哥不知在顧忌什麼，還要拖延時候？」

左刺花與展伯承心裏各有各的打算，不料帥萬雄已看出了一絲破綻。帥萬雄的武功不是第一流，却有一樣長處，見過了的人很少會忘記。展伯承換上師陀農家子的衣飾，面上又搽了煤灰，但練過武功的人的眼神和他的身材却是改變不了的。帥萬雄心中想道：「噢，這個人好像是在那兒碰見過的？」再朝「新娘子」一看，越發驚疑。

帥萬雄朝那副將問道：「你看這個新娘子是不是原來那位陳家姑娘？」這副將曾經替他的長官來下「聘禮」，是見過陳鳳英的。

鐵凝的身材和陳鳳英差不多，這副將怔了一怔，笑道：「帥舵主你也問得太奇特了，新娘子那裏會有冒充的？」

左刺花哈哈笑道：「看一看不就明白了麼？好呀，我的嬌嬌滴滴的小娘子，我先來親一親你！」口中說話，驀地把鐵凝蒙着頭面的紅羅帕一把扯下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鐵凝反手一攔，「啪」的就打了左刺花一記重重的耳光，駢指便點他的穴道。鐵凝其實是應該先點他的穴道的，只因心中氣恨不過，所以先打他一記耳

光洩憤。不料這一下先後倒置，却失去了活捉左刺花的機會。

帥萬雄飛身撲上，掌擊鐵凝，鐵凝的指尖剛剛點着左刺花的穴道，內力尚未能發揮，帥萬雄這一掌已然打到。鐵凝只得化指爲掌，一招「飛絮輕颺」，以輕靈的掌式解開帥萬雄的大力鷹爪功。

鐵凝的點穴雖然未能發揮內力，但左刺花被她點着穴道，一陣麻痺，却也不由得蹣跚、蹣跚的連退三步，一跤摔倒地上。更加上那沉重的耳光，真打得臉上開花，滿天星斗。

帥萬雄一出手，展伯承亦同時出手，把那桌酒席一掀，那副將首當其衝，給壓在桌子下面，殺豬般的大叫。左刺花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」剛要爬起身來，酒席的杯盤海碗，接連七八個之多，一齊打在他的身上，這一下更慘，打得他頭破血流。

帥萬雄叫道：「原來是你這鬼丫頭！」班氏兄弟叫道：「好呀，姓展的小子，你竟有膽到師陀來，看你這次還能跑得上天？」展伯承一出手，班氏兄弟也認出他了。班老大在魏博道上曾經吃過展伯承的虧，此時一見是他，怒火勃發，挺起花槍，立即一招「蒼龍出海」向展伯承的胸部疾刺過去。

班氏兄弟，一個用槍，一個用刀，號稱「兩槍三刀雙豹子」，意思是說班老大結果

敵人，只須兩槍，班老二最多也不過只用三刀。這當然是綠林中的誇大之言，但也可以想見他們的兇悍。

班老大這一槍劈胸挑來，當真是有若毒蛇吐信，展伯承一抬腿，踢起了一張板凳，「吱噠」一聲，槍尖嵌入木板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展伯承已是拔劍出鞘，寒光一閃，便是一招「橫雲斷峯」，向班老大橫劈過去。

班老大槍尖刺着板凳，抖起了碗大的槍花，劍光過處，板凳破爲八片。原來他渾劍如風，看是一招，其實已是四個劍式，一氣呵成。班老二連忙搶上去，刀光霍霍，上使「雪花蓋頂」，下使「枯樹盤根」，與他哥哥配合，槍刀齊出，這才抵消了展伯承的攻勢。

另一邊，帥萬雄與鐵凝也各自取出兵器，交起手來。帥萬雄使的是厚背鬼頭刀，鐵凝使的乃是家傳寶劍。刀劍相交，「噹」的一聲，火花四濺，帥萬雄的鬼頭刀損了一個缺口。但鐵凝究竟是個女子，氣力遠遠不如對方，這一招硬碰硬接的結果，鐵凝的虎口也是一陣痠麻，青鋼劍幾乎掌握不牢。

鐵凝最擅長的是在輕功，可惜地方狹窄，不利於輕功的施展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帥萬雄又是一刀劈到，這是「斷門刀」中「夜戰八方」的招數，上下左右連劈八刀，將鐵